



2021年7月13日，第1戰區支援指揮部在肯塔基州諾克斯堡
(Fort Knox)舉行指揮權轉移典禮。(Source: US Army/Zoran Raduka)



● 作者/David Wilson ● 譯者/黃文啟 ● 審者/黃坤銘

美陸軍戰區支援指揮部： 印太地區聯合部隊的戰力關鍵

Army Sustainment Capabilities:
Instrumental to the Joint Force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取材/2023年第1季美國聯合部隊季刊(*Joint Force Quarterly*, 1st Quarter/2023)

戰區支援能力攸關聯合戰力良窳，美軍須針對未來大規模衝突預先籌備長期作戰後勤能量，方可在未來衝突中克敵制勝。

在大國競爭時代，大規模作戰(Large-Scale Combat Operations, LSCO)與聯合全領域作戰(Joint All-Domain Operations, JADO)戰備整備至關重要，因為聯合部隊必須穩操勝券、遊刃有餘抗衡實力相當或近乎相當的對手，從中取得勝利。美陸軍在太平洋地區的任務與角色通常被責任區(Area of Responsibility, AOR)外人員所誤解；然而，戰區陸軍部隊可以提供全領域獨特戰力，協助整個印太地區聯合部隊執行大規模作戰與聯合全領域作戰。

美國國防部持續透過聯合軍種與聯盟訓練演習、安全合作，以及打擊跨國威脅協同作為，強化全球兵力部署。目前，國與國戰略競爭已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最大風險。過去20餘年，美軍聚焦中東地區戰事，導致喪失競爭優勢，對諸如中共與俄羅斯等國不再占有絕對優勢，因為這些國家加速推動所有領域軍事現代化。近期，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J. Austin III)要求運用「整合嚇阻，以及地面、空中、海上、太空及網路空間協同行動，重塑美國競爭優勢」。¹ 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殷鑑，沒有任何軍種可以單獨打贏一場戰爭。事實上，上一場太平洋地區戰爭，不僅投注海上戰力，也牽涉空中與地面武力。在美國國防部前瞻太平洋地區預想衝突時，美國需要一支聯合軍種與聯盟部隊，才能打贏一場聯合多領域作戰。環顧太平洋周遭環境，廣大水域意謂全程部隊機動與後勤維保都必須在海上進行。然而，開放、建立及維持整個戰區所需戰力都須仰賴地面部隊，而地面部隊亦為聯合部隊印太地區競爭

與勝戰的關鍵要素。這些必要戰力都須仰賴戰區陸軍部隊，而此任務則由戰區支援指揮部(Theater Sustainment Command, TSC)配合聯戰後勤體系相關單位共同執行。作戰部隊與支援部隊雖然必須藉由海、空運運送兵力，但船艦與飛機必須中途停留，整補油料、彈藥及各類補給品。保修與技勤人力在陸上待命，也就是說，只有在陸上才能維持海空戰力，直接支援聯合部隊。

印太地區

顯然，印太地區所有作戰領域都有各國角力，中共與俄羅斯的各項作為已破壞區域穩定。即便如此，美軍印太司令部仍持續與區域內盟友與夥伴國交流，形塑聯合作戰與外交作為有利條件。在2021年4月印太司令部指揮權轉移典禮上，現任司令阿基里諾(John Aquilino)上將表示：「印太地區對美國未來影響最深遠，也是美國國防部的優先戰區。」印太司令部所屬責任區情勢高度複雜，國家安全層面議題既深且廣，美國五大國家安全威脅中的四個——包含中共、俄羅斯、北韓及暴力極端組織——都在此地區。印太司令部責任區內有36個國家，其中5個是美國盟國。身為美國六個地域型聯合作戰司令部之一的印太司令部，下轄五個軍種指揮部——包含太平洋陸軍、太平洋陸戰隊部隊、太平洋艦隊、太平洋空軍及太平洋特戰指揮部——以及駐韓與駐日下級統一指揮部。這些部隊構成聯合整體兵力，達成美國國家安全目標，保護美國印太地區利益。印太地



2021年2月1日，美陸軍史崔克步兵運輸車於印度執行C-17運輸機下卸作業，準備參與由美印兩國陸軍約500名官兵共同執行的兩年一度戰爭實踐軍事演習。(Source: US Army/Joseph Tolliver)

區約有九成都是海洋，美海軍與美空軍儼然成為太平洋戰略的要角。然而，美陸軍戰力亦不容低估，尤其朝鮮半島一直存在地面戰鬥風險。²

美國太平洋陸軍

美陸軍對太平洋地區並不陌生，在太平洋地區的作戰經驗也多於其他戰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太平洋地區參戰的美軍官兵，有七成以上都是陸軍。³ 太平洋聯合部隊的核心單位是戰區陸軍部隊，亦為地區作戰司令(Geographic Combatant Commander, GCC)麾下陸軍軍種指揮部。身為美軍印太司令部的戰區陸軍部隊，太平洋陸軍負

責執行四大職能：落實作戰司令日常作戰需求、形塑戰區環境、實施聯合作戰區域(Joint Operations Area, JOA)戰場經營，以及執行陸軍部隊任務式指揮。2019年，太平洋陸軍通過印太司令部認證，成為可執行立即反應與小規模行動的「四星級戰力聯合特遣部隊指揮部」(4-Star Capable Joint Task Force Headquarters)。⁴ 目前，印太地區戰區陸軍部隊約有八萬名官兵駐紮，分區部署執行戰區陸軍任務，包含華盛頓州、阿拉斯加、日本、韓國及夏威夷。陸軍提供地區作戰司令五成以上的基本戰力，而透過戰區支援指揮部支援其他軍種的戰力包含：

- 陸基防空暨飛彈防禦
- 火力支援
- 基地防禦(Base Defense)
- 運輸
- 油料分配
- 通用工程
- 戰區內醫療後送
- 後勤管理
- 通信
- 化生放核防護
- 未爆彈處理(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EOD)⁵

美陸軍對所有指揮機構暨軍種提供之整體協同戰力，有助於建立一支聯合兵力，隨時因應印太司令部責任區內危機、競爭，以及在衝突中取得勝利。戰區支援指揮部直接支援印太地區的陸軍軍種指揮部其中一項職能，而指揮部形塑戰場的能力十分關鍵，因為其任務就是在聯合全領域作戰中，提供美陸軍與聯合作戰後勤單位進行任務式指揮，同步整合戰略支援能力。就準則規範而言，戰區支援指揮部負責戰區開設、資源分配及後勤維保作業，以協助聯合部隊拓展作戰範圍、延續戰力，以及確保部隊行動自由。

形塑戰場

假若美國捲入太平洋地區衝突，戰區陸軍部隊將扮演重要角色。這項作為的核心，就是第8戰區支援指揮部輔助印太司令部形塑戰場的能力，而雙邊與多邊協定則為其根本架構。⁶ 由於印太責任區廣袤，假如聯合部隊須延伸作戰範圍、維繫持續戰力及確保行動自由，前述作為就不可或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距離對美軍與日軍構成挑戰，時至今日，仍是印太地區部隊與軍事行動的燙手山芋。印太地區各島距離

遙遠，不利後勤運輸、快速投射兵力及長期作戰。在各式競爭與各階段作戰中，戰區陸軍部隊突顯戰區支援指揮部在聯合部隊中扮演的關鍵角色。戰區陸軍部隊負責執行戰區安全合作活動，整合作戰合約支援(Operational Contract Support, OCS)，進而緩解長距離兵力部署的衝擊。

美陸軍是提供聯合作戰司令適切支援(包含遠征合約支援)的不二人選，藉以形塑戰場條件。⁷ 形塑戰場與經營戰場並非一蹴可幾，而是一連串、不間斷



2021年7月28日，美陸軍第25步兵師第4步兵旅級戰鬥部隊(空降)第509空降步兵團第3營傘兵，在澳大利亞昆士蘭查特斯堡(Charters Towers)護衛軍刀21演習中跳傘進入袋鼠空投區(Kangaroo Drop Zone)，模擬聯合強制進入作戰(Joint Forcible Entry Operation)。(Source: USMC/Alyssa Chuluda)



美陸軍戰區支援指揮部承地區作戰司令之命，支援未爆彈處理(如圖)、後勤管理及醫療後送等任務。

(Source: US Army/Taresha Hill)

的延續性作為，由國家層級發起，不僅涉及陸軍與聯合部隊，更需要跨部門合作。陸軍與聯合後勤體系(Joint Logistics Enterprise, JLENT)單位在兵力動員與調度、陸軍預置屯儲品配置，以及在危機、競爭或衝突時刻協助快速兵力投射方面扮演要角。戰區支援指揮部是戰區陸軍部隊戰力維持的主要機構，且是唯一常設少將級支援指揮機構，負責戰區開放、戰場後勤及戰場分配等任務，以支援陸軍與聯合部隊。

太平洋地區聯合全領域作戰需要持久作戰動

能、強韌且彈性的分配網路，以及前進部署與前進分配之維持兵力與軍品。這些需求都須仰賴美陸軍支援聯合作戰司令，透過全盤整合聯合支援網路來滿足。戰區支援指揮部在整個印太地區執行戰區安全合作活動，以協助形塑戰場，進一步促進美國利益，協助夥伴國建立能量，使美國能使用該國關鍵基礎設施，取得相關資訊。戰區安全活動透過高階幹部交流、部署陸軍官兵支援多國與雙邊軍事行動予以落實，藉此建立信任、相互瞭解，以及提升夥伴國能量，形塑未來軍事行

動有利戰場條件。

除此之外，上述活動都可協助推展雙邊與多邊外交協定，進而讓聯合部隊取得適切資源來形塑戰場。2014年，布魯克斯(Vincent Brooks)上將擬定太平洋棧道專案(Pacific Pathways Program)，整合一系列夥伴國演習，成為太平洋地區夥伴關係能量與戰備的整體行動。⁸ 太平洋棧道包含太平洋地區年度陸軍夥伴演習，包含可汗探索(Khaan Quest)、黃金眼鏡蛇(Cobra Gold)、馬來短劍出擊(Keris Strike)、護衛軍刀(Talisman Saber)、東方之盾(Orient Shield)、哈努曼衛士(Hanuman Guardian)、堅盾(Salaknib)、戰爭實踐(Yudh Abhyas)，以及美「中」災害管理交流等。這些演習可提升多國聯合作戰能力、協助發展區域後勤網路、強化美陸軍全新戰力驗證作為，以及支持太平洋地區前進兵力部署再平衡。隨著太平洋棧道專案不斷演進，美陸軍著手準備太平洋地區所有作戰領域持久前進兵力部署，⁹ 持續運用各層級交流作為，建立彼此信任、發掘共通問題、研擬全盤解決方案，以及

更深入瞭解美國盟國與夥伴國相關專案與關注事項。

在支援形塑太平洋戰場方面，第8戰區支援指揮部提供整個印太地區作戰合約支援，針對關鍵後勤需求項目提供解決方案。作戰合約支援是指，在需求項目超過現有後勤範疇，或者後勤支援尚未建立時，美陸軍得以支援戰區任務，適時適切提供必要服務與後勤作業。前述支援即以商業管道提供補給品、各種服務及營造工程等，以支援聯合軍事行動。作戰合

約支援囊括下列補給品與服務範疇：

- 各類補給品
- 勞力
- 喪葬勤務
- 洗衣/沐浴/消毒
- 餐飲設施服務
- 運輸
- 港勤作業
- 宿營
- 預防保養與裝備修護¹⁰

第8戰區支援指揮部也提供遠征作戰合約支援，諸如強化人道救援、災害防救任務、戰鬥



2022年5月24日，第25步兵師第2旅級戰鬥部隊第21團步兵第1營官兵於夏威夷歐胡島營級空中突擊演習中，演練排級突發狀況處置。(Source: US Army/Gary Singleton)



行動及其他應變作戰。運用遠征合約支援可加速各項服務與補給品運輸作業，責任區各級部隊可快速獲得相關資源，聯合部隊也得以運用當地設施、資源、設備及勞力，並提升戰區內應變速度，降低戰略運輸需求。¹¹ 這項獨特能力來自於合約支援旅，這些旅負責派遣合約小組到戰區各地，而合約小組則接受戰區支援指揮部作戰管制。

陸軍船舶系統

第8戰區支援指揮部編制後勤補給船舶，形塑整體建制戰力。這項獨特但往往遭到忽視的能力，可以擴充濱海地區運輸與用兵能量，同時幫助聯合部隊在既有、戰損及簡陋港口執行任務。登陸艇可遂行跨戰區與戰區內人員軍品運輸、自前進基地與大型船艦運送貨物至港口、內陸水道、偏遠灘頭及崎嶇海岸線。若無合適港口可供船艦停靠，聯合後勤灘岸地區輔助單位可以接替戰略運輸任務，而在港口、海洋與港內拖曳船艦時，拖船可適時予以協助，並確保作業安全。

形塑聯合作戰區域條件

一旦部隊完成兵力投射，裝備也前推部署後，美陸軍可協助地區作戰司令形塑聯合作戰區域條件並提供適切支援。在聯合軍種、盟國及夥伴國共同合作下，陸軍透過戰區支援指揮部執行戰區/港口開放、末站作業，以及聯合接收、準備、前進運動及整合作業(Joint Reception, Staging, Onward Movement, and Integration, JRSOI)。形塑戰場條件必須開設與維護卸載港口(Ports of Debarkation, POD)、卸載航空站(Aerial Ports of Debarkation, APOD)、中繼基地及戰區分配網路，這些作為都可協助聯合作戰司令部轉移責任區內戰略兵力與後勤資源。第8戰區支援指揮部與諸如第311通信指揮部等單位共同合作，協助美國國防部網路作業，擴大聯合部隊網路服務範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各項補給品與民生物資透過設施簡陋的港口與灘頭進行裝、卸載，不僅周邊基礎設施簡陋、裝備老舊、道路崎嶇，靠港後亦無卸載機具。¹² 1943年，美陸軍與美海軍擬定司令部轄區基本

後勤計畫(Basic Logistical Plan for Command Areas)，策訂支援太平洋地區聯合部隊的執行作法，包含如何建立基地、港口與機場等。¹³ 除此之外，1943年，麥克阿瑟上將獲得數個兩棲工兵旅，曾將其用於澳大利亞地區運送人員、裝備及補給品，也在整個太平洋地區興建港口。¹⁴ 由於作業效率高，兩棲工兵旅也在西南太平洋協助港口作業，同時執行380次岸對岸與艦對岸作業，以及148次聯合與多國戰鬥登陸行動。¹⁵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多數兩棲作戰行動由美陸軍執行，也印證當前陸軍船舶系統可藉投射兵力與裝備，協助聯合部隊形塑聯合作戰區域有利態勢。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太平洋地區陸軍兩棲作戰行動共計運送450萬人次與300萬噸商品。¹⁶ 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可發掘陸軍快速港口開設單位的能力，而此能力可協助聯合部隊發揮長達60天的初期戰區開放能力，直到後續兵力前來增援。這種戰力是陸軍技術手冊3-93《戰區陸軍》(Theater Army)中所列舉「聯合特遣部隊



後勤民間擴充專案整合民間資源，協助作戰部隊遂行野戰營舍搭建等後勤作業。(Source: US Army/Olga Pagano)

港口開放」章節的部分內容。¹⁷

戰區支援指揮部在港口開設方面身居要職，而這也是形塑與開設戰場的基本任務。戰區支援指揮部不斷同步整合所有戰略夥伴與地主國資源，釐清當危機或衝突發生時，可資協助戰區開放的既有基礎設施。戰區支援指揮部水下作業分遣隊責司港口勘查，判斷港口是否符合開設標準。一旦確認港口適合開設，同時地主國缺乏

協助戰區開放的適切資源時，戰區支援指揮部就會運用作戰合約與工程能量，採購、興建及修復必要基礎設施。

近期，第8戰區支援指揮部在菲律賓蘇比克灣(Subic Bay)成功執行陸軍預置屯儲3號(Army Prepositioned Stocks 3, APS-3)固定前進作業行動(Fix Forward Operation)，展現港口開設獨特能力。陸軍預置屯儲將戰鬥與戰鬥支援裝備暨基本補給品屯

儲船上，以利在接獲美國國防部長命令後，快速下卸與配送至特定單位，讓美陸軍有能力快速部署、即時應處世界各地應變行動。如此一來，第8戰區支援指揮部能針對全球各地裝備屯儲進行先期規劃與協調整合，以提升聯合共通作戰能力與執行戰略行動。藉由預屯裝備提升聯合共通作戰能力，陸軍預置屯儲可縮短部署時程，延續後勤能量，同時即時支援



世界各地應變行動。

此外，陸軍預置屯儲促成戰區陸軍快速向岸際發揮戰力，確保戰區在競爭中維持戰備水準與關鍵地位。戰區陸軍部隊與聯合部隊運用獨特戰區海運能力，經由濱海、內陸水道及河川，運送人員、裝備及補給品至所望地點。此種能力擴大作戰範圍，整合印太司令部責任區地面作戰進程，確保決勝行動自由。

後勤民間擴充專案(Logistics Civil Augmentation Program)是聯合作戰行動中，整合合約後勤持續支援資源的主要手段。¹⁸ 戰區支援指揮部與美國運輸司令部密切配合，管理維護所有卸載港口。¹⁹ 戰區支援指揮部所編配的憲兵與未爆彈處理小組，可以在港口設置後提供安全防護，確保所有卸載港口與交通線運作正常，以支持聯合作戰地區作戰規劃。由於太平洋戰區後勤持續是一項聯戰作為，諸如美國國防後勤局、地面部署暨分配指揮部(Surface Deployment and Distribution Command)、第402陸軍野戰支援旅、美陸戰隊、海軍及空軍等機構，都會支援聯合後勤持續作業，以支持地面部隊、美國盟國及夥伴作戰行動。單一機構無法應付印太責任區整體聯合後勤作業，必須整合聯合後勤體系資源，才能確保全球各戰區後勤物資源源不絕，如同美陸軍部署人員與裝備支援盟國，隨時備便戰略地區戰鬥載臺捍衛人類自由。

一旦港口已經建立且安全無虞後，戰區支援指揮部藉由建立戰區通道，協助執行聯合接收、準備、前進運動及整合作業，而戰區通道都是由戰區通道人事問責小組(Theater Gateway Personnel

Accountability Team)人力資源專業人員負責籌建。這個小組運用多個系統監督人員執行情況，確保指揮官精確掌握兵力調度與即時戰力。已部署兵力戰區問責系統(Deployed Theater Accountability System)負責追蹤戰區軍事人員動態，包含部隊進駐、中途過境及人員離差。²⁰ 統合部署前與作戰追蹤設備(Synchronized Predeployment and Operational Tracker)全程掌握授權合約商，在伴隨部隊前進部署期間，是否確實履行職能。戰區支援指揮部在港口開設與戰區通道作業期間，協助聯合接收、準備、前進運動及整合作業，以及加速聯合部隊戰區兵力投射，以應處危機或衝突。上述作為都須仰賴戰區支援指揮部陸基作業。

雖然表面上，聯合接收、準備、前進運動及整合作業似乎微不足道，但整個太平洋地區人員、裝備及軍品的送達、戒護、監督、運送及支援，都是戰區支援指揮部確保地區作戰司令作戰需求如質如期達成之關鍵任務要項。珍珠港事變後，美國針對未來作戰條件，研擬一套相應戰略；然而，運輸分配資源十分有限，過去更缺乏適切設施，且接收堆積如山的補給品後，並未排定配送優序或有效編組運用。²¹ 第二次世界大戰寶貴經驗，持續顯示地區聯合接收、準備、前進運動及整合作業期間統一作為的重要性，進而全盤整合所有程序。

雖然聯合接收、準備、前進運動及整合作業，始於人員與裝備抵達卸載港口，但戰區必須在前述作業開始前完成相關整備，才能確保分配網路、設施與支援勤務先行到位，可隨時在部隊、裝備及軍品運抵後即時提供協助。戰區支援指揮

部在聯合接收、準備、前進運動及整合期間負責以下事項：

- 建立戰區交通線與節點
- 確認、評估及提供運輸工具
- 監控設施與基礎設施
- 協調地面運輸與國防
- 部管轄設施使用優序
- 統合運輸接收活動
- 執行平時地面運輸通用使用者的地面運輸責任
- 執行地區作戰司令所指定的機動管制²²

透過聯合接收、準備、前進運動及整合作業，戰區支援指揮部可確保聯合部隊適時適切獲得必要兵力、裝備及軍品，即時滿足地區作戰司令作戰需求。



2021年8月29日澳大利亞北領地布萊德夏(Bradshaw)野戰訓練場庫倫通演習(Exercise Koolendong)期間，美陸戰隊達爾文輪駐部隊高機動砲兵火箭系統排射擊組組長史傳(Cole Strain)下士，引導多管火箭系統裝載作業，待命執行緊急射擊任務。(Source: USMC/Colton K. Garrett)

後勤持續準備工作

戰區後勤持續準備工作的關鍵，就是依據準則或太平洋陸軍為印太地區策擬之戰區後勤持續配置檢討(Theater Sustainment Posture Review, TSPR)，進行戰區後勤分析。戰區後勤持續配置檢討是第8戰區支援指揮部歷時七個月分析後的結晶，此項作為縝密檢討、分析整個太平洋地區後勤持續作業，發掘可能衝擊聯合部隊後勤持續

之各種威脅、能力、協定及不足之處，包含其他備選方案及風險緩解手段。檢討過程發掘多個風險，可能妨礙聯合部隊在衝突過程中，擴大作戰範圍、遂行長期作戰及維持部隊行動自由。後來，這份檢討報告推波助瀾，促成聯合後勤體系採取整體作為，發展特定計畫，確保聯合部隊作戰的後勤持續，納入印太地區後勤需求聯戰概念。

戰區後勤持續支援

戰區後勤持續支援須同步整合各軍種、多國夥伴、地主國、政府與非政府機關作為。這些透過雙邊與多邊演習所強化的夥伴關係，攸關後勤支援工作成敗。賡續整合遠征支援指揮部、支援旅、戰鬥支援營及聯合後勤體系資源，提供各項支援與適切分配資源。

地區作戰司令常賦予戰區陸軍任務，負責提供友軍通用後



勤(Common-User Logistics, CUL)支援。通用後勤係指軍事行動中，由兩個以上軍種、國防部機關或多國夥伴供應的軍品或服務項目，亦可與友軍、國防部機關、非國防部機關或多國夥伴共用。²³ 藉由賦予戰區支援指揮部通用後勤任務，通用後勤即可發揮龐大後勤持續支援能量，同時消除單位間疊床架屋。戰區支援指揮部通常負責以下通用後勤項目：

- 戰時第一、二、三(B)、四及九類補給品接收、屯儲及分配
- 醫療後送
- 運輸工程
- 財務管理
- 化學彈藥支援
- 空投裝備/系統
- 宿營、醫療與食勤支援²⁴

戰區支援指揮部負責協助聯合部隊行動的戰區分配網路，而這個分配網路由四個獨立網路組成，分為實體、資訊、財務及通信。戰區分配網路是聯合部隊的作戰重心，由戰區支援指揮部分配管理中心營運。戰區支援指揮部負責分配與管理戰區分配網路，通常也被指定為戰區內部地面分配執行機構。籌備分配網路須仰賴平行協同計畫作業與各階層分權執行。衝突期間，分配網路可以擴大作戰範圍、提高持久戰力及行動自由，而這也是分配網路得以在戰區內滿足聯合作戰司令優先工作與需求項目的途徑。分配網路必須統一管理、集中運用，以確保維持最大運量、掌握最佳基礎建設及落實集中管理。²⁵ 戰區支援指揮部與戰略支援單位必須密切合作，方可確保上至

戰略支援、下至戰場實地運作都能無縫接軌。籌建戰區分配網路、確保網路正常運作可能是戰區支援指揮部在衝突期間的關鍵角色，因為聯合全領域作戰過程中，戰區支援指揮部必須充分滿足聯合部隊作戰需求，以確保其戰力不墜。

結論

評估當前世界情勢、省思印太戰區獨特任務，以及盱衡美陸軍現代化進程時，戰區陸軍部隊持續透過各項軍事行動與交流活動，編列國防預算，為印太地區未來衝突未雨綢繆。重要的是，牢記戰區陸軍部隊的獨特戰力，可以協助印太地區聯合部隊，遂行大規模作戰與聯合全領域作戰行動。

美陸軍長期駐紮太平洋戰區，歷經多場戰役。1948年，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英國下議院發表演說時，曾引用哲學家桑塔亞那(Santayana)名言：「凡是無法記取歷史教訓，終必重蹈覆轍而深受其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陸軍經歷多次血淋淋教訓，深切體認太平洋地區整合、通路、配置與駐軍的重要性。美軍必須持續在太平洋地區採取聯合行動，深入瞭解各軍種戰力如何有效整合，方可在應對實力不相上下的對手時取得戰略優勢。

戰區支援指揮部極其關鍵，特別是在支援整個太平洋地區戰區陸軍及聯合部隊方面，因為其能運用戰區安全合作獲取責任區相關資源，向前方投射戰力、部署兵力、嚇阻侵略，並即時應處衝突或危機。雖然，未來印太地區最可能爆發空中或海上戰事，但地面武力絕不容輕視。要贏得

戰爭就必須派遣兵力以控制地面作戰，戰區聯合部隊地面作戰指揮部(Theater Joint Force Land Component Command)必須及早整備，而戰區支援指揮部也會適時支援聯合部隊遂行大規模作戰與聯合全領域作戰。

作者簡介

David Wilson少將現為第8戰區支援指揮部指揮官。

Reprint from *Joint Force Quarterly* with permission.

註釋

1. Lloyd J. Austin III, "Remarks at the 40th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Fullerton Lecture," Singapore, July 27, 2021, available at <www.defense.gov/Newsroom/Speeches/Speech/Article/2708192/secretary-of-defense-remarks-at-the-40th-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strategic/>.
2. David M. Finkelstein, "The US Army and the Pacific: Legacies and Challenges," *Parameters* 50, no. 3 (2020), 116.
3. Ibid.
4. Ibid., 118.
5. Army Techniques Publication (ATP) 3-93, *Theater Army* (Washington, DC: Headquarter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August 27, 2021), 4-3.
6. Ibid., 105.
7. ATP 3-93, *Theater Army* (Washington, DC: Headquarter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November 26, 2014), 1-3-1-5.
8. Vincent K. Brooks and Charlie H. Kim, "US Army Pacific Makes Major Moves to Face Regional Challenges,"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March 17,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ausa.org/articles/us-army-pacific-makes-major-moves-face-regional-challenges>>.
9. Sean Kimmons, "Pacific Pathways 2.0 to Bolster Presence in the Theater," *Army.mil*, June 7,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army.mil/article/222783/pacific_pathways_20_to_bolster_presence_in_the_theater>.
10. ATP 3-93, *Theater Army* (August 27, 2021), 6-11.
11. Joint Publication (JP) 4-10, *Operational Contract Support* (Washington, DC: The Joint Staff, March 4, 2019), I-1.
12. James Masterson, *US Army Transportation in the Southwest Pacific Area, 1941-1947*, pt. 7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1949).
13. Benjamin King, Richard C. Biggs, and Eric R. Criner, *Spearhead of Logistics: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Transportation Corps* (Fort Eustis, VA: US Army Transportation Center and Washington, DC: 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2001), 263.
14. John T. Greenwood, "The US Army and Amphibious Warfare During World War II," *Army History*, no. 27 (Summer 1993), 1-13.
15. Ibid., 8.
16. Ibid.
17. ATP 3-93, *Theater Army* (August 27, 2021).
18. Ibid., 5-6.
19. Ibid., 6-5.
20. ATP 1-0.2, *Theater-Level Human Resources Support* (Washington, DC: Headquarter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January 24, 2017), 3-4.
21. Ibid.
22. JP 3-35, *Deployment and Redeployment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The Joint Staff, January 10, 2018), IV-7.
23. JP 4-09, *Distribution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The Joint Staff, February 5, 2010).
24. ATP 3-93, *Theater Army* (August 27, 2021), 4-3-4-4.
25. ATP 4-0.1, *Army Theater Distribution* (Washington, DC: Headquarter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October 29, 2014), 4-3-4-4.